

因为恨

□许永礼

杨婶在我们小区里开了家面食店,有十多年了。十多年里,杨婶每天清早三点起床,打面,拌馅,洗洗刷刷。起初就她一个人忙乎,后来请了两个小工。

杨婶的小吃挺招人爱,凉粉,面条,大肉饺子,味道绝美。她嗓门大,辛苦忙碌却乐呵呵的。经常学着小品里的台词说:我卖饺子,我骄傲啊!

可她是个单亲妈妈,儿子快十八了,就靠她卖面食一手拉扯大。这天,杨婶的铺子里来了个男人,街坊们终于见到了她最为不堪的一面——杨婶手持擀面杖,将那男人打出门外,跟着一路追打,疯跑出数百米去。最后,依着墙根瘫坐在地上,放声大哭。

那个男人叫王斌,是杨婶的前夫。十多年前,王斌有了外遇,借故分房假离婚,抛弃了她。杨婶被骗后,竟没掉一滴泪,执意要回了孩子的抚养权,顽强撑起了这家面食店。

作为父亲,王斌是要给抚养费的,只是杨婶执意不要他一分钱,也不让他见孩子。她说钱可以保活命,但买不回良心。我知道,她是想说金钱无法抹去伤害,她是要让王斌一辈子都活在愧疚之中。

实际上,王斌从没有间断过支付抚养费,杨婶没什么文化,她并不知道她所享受的“低保”远远超标。每当杨婶遇上难事儿,总能得到居委会的一笔“资助”。我老妈在街道工作,这个秘密就只有我妈和我知道。

我还知道另一件事,王斌原本住在农村,他和杨婶的结合属于包办婚姻。尽管他欺骗了杨婶,却无法昧心地活着。多年



来,王斌一直在设法弥补自己的过失。

前些天,我在一家餐厅吃饭,刚好遇到王斌,他把一纸袋钱交到我手上:“小许,遇到你我就不过去了,麻烦你让你妈再帮帮我吧。我儿子该上大学了,开销大。”

我说这些年你一直默默地补偿他们,就没有想过让杨婶知道你所做的吗?王斌淡然一笑,说:“这些年,她靠的就是对

我的恨才活下来的,我不能毁掉她的自尊心啊……”

我忽然有点感慨,人们通常会为自己的过错辩解或逃避,能有几人甘愿为人所“恨”呢?我想我去告诉杨婶,她那满满的恨意,被装在了一个巨大的容器里,而铸造这容器的,除了忏悔,还是另一种爱……

爱是一种能量,是可以融解怨恨的。

幽默

三级跳

学校要开运动会了,我们宿舍有个体重200斤的胖子居然报名了三级跳。

我们都惊呆了,纷纷吐槽:“你这样的能跳到坑里吗?”

我那舍友很自信地说了句:“放心吧,像我这样的跳到哪里都是坑!”

送点什么

在手机店里看好一款手机,跟美女店员砍价半天无果。

最后忍痛买了下来,临走前还有不甘。我问道:“美女,买了手机送我点什么吧?”

美女一愣,淡淡地说:“我送你出去吧。”

造句

妹子大一新生一枚,有个读小学的弟弟,今天在监督他写作业,其中一道题目是用竟然和格外两个词语造句,弟弟居然写:我妈妈竟然给我生了一个格外丑的姐姐……这是亲弟弟吗?

不是胖了

妻子正在称体重,发现丈夫在一旁偷笑。妻子很生气,大吼道:“你是不是嫌我胖。”丈夫收起笑容,一脸严肃地说:“按你的体重来说,身高应该在一米八左右。所以不是胖了,而是矮了。”

交换

三岁的儿子从幼儿园回来气呼呼地对我说:“爸爸,老师一点都不好,总是凶我,中午还不拍我睡觉。”

我:“老师不可能像妈妈一样,她要照顾那么多的人,你要听话。”

儿子:“让老师和妈妈换换就好了,妈妈每天在幼儿园陪我,老师在家陪爸爸。”

不叫爸爸

儿子跟爸爸要玩手机玩,爸爸不给,然后儿子说:“你不给我我就不叫你爸爸了!”爸爸说:“不叫就不叫!”几秒钟之后那熊孩子说:“哥,手机给我玩玩。” (广日)

·纪实连载

心会痛 才会长大

(11)

■文/张智澜

我还没用心吗?

转眼之间,我在基金已经半年多了。三个多月前,我在午餐会上向大家首次演练讲解基金简介。师傅吴姐说,这是基金团队考验新人是否能够从事对外工作的方式。一心想要对外的我,上回的讲演并不成功,我把原因归咎于临场发挥失误。

讲解的失败让我很失落。吴姐安慰我说,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,要想顺利地从事对外工作更需要历经重重考验。这三个月来,利用午餐会的时间,刘冉姐组织了每一位团队成员轮流练习讲解基金简介,也顺便为我和万恋做培训。

现在又轮到我再“通关”了。

我把会议室视为一个特殊的舞台。对这次讲解,我胸有成竹。我早已把基金简介的内容背得滚瓜烂熟,耳机里随时播放的演练录音,也给我机会充分学习同事们的讲解技巧。为避免到时候紧张,我甚至悄悄让万恋帮我做“托儿”,讲解时我只要把眼神落在她鼓励的笑容上就万事大吉了。

讲解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,先介绍基金本身的情况,再介绍对外合作的主要方式。开始讲解,我刚一张口,“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是……”“慢点,慢点,你语速也忒快啦!”关丹笑着嚷道。

“智澜,慢一点儿。你讲解的目的是为了让陌生人了解咱们基金,进而帮助孩子们。你抓准这个定位,重来一次。”吴姐说。我清了清嗓子,重新开讲。这回我讲得很慢、很细,尽力声情并茂。这一部分结束,我气定神闲地问道:“大家有什么问题吗?”同事们欲言又止,刘冉姐最先发言:“让智澜继续把第二部分讲完吧,最后大家再一起给她反馈。”

我第二部分发挥得就更多了。我越讲就越轻松自如,我觉得自己充满活

力,我热热闹闹地完成了全部演讲。

“智澜,和上一次相比,你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,但是……”薇薇姐话音未落,关丹就抢着说:“我怎么觉得你像个推销员呀!你看,第一部分你可劲儿说自己的项目多么好,第二部分就玩儿命让人家支持你。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对!”

“没错,就是这种感觉。我从你的演讲里看到了自己之前准备的内容,可是感觉太‘拥挤’了。听起来好有压力啊!”

“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。”吴姐看了看我,“从你一开口,我就知道你的讲解很可能不会特别成功。尽管你已经了解了很多基础知识,也不再像上次那样想当然地随意发挥了,但这回你才暴露了真正的问题。你是不够用心。”

我按捺不住了:“我尽力准备这次讲解,这三个月我连上下班路上都在听大家的讲解录音,怎么还说我不用心呢?”

“小吴说得对。你确实尽了力,但是没有尽心。”刘冉姐看着我,“在这段时间里,你确实通过努力掌握了一些我们教给你的方法。但是你还记得咱们团队的工作训导吗?第一句是什么?”

“为人做事,尽心尽力啊!”我脱口而出。“没错!做人先于做事,尽心远重于尽力,你背下来了许多事实,参考了他人的经验,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个大大的‘自我’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刚才关丹说得对,你有什么儿像一个推销员,你太想一下子就把别人搞定了。”

胡老师说:“智澜,今天你只能算是勉强通关,大家给你的反馈你可能一时接受不了,但你确实需要仔细思考。你的‘获取心’太强了,你应该放下一些自我,才能真正成长。”“勉强通关”这个结论太让我失望了。怎样才能算是真正用心了呢? 下期关注:一份神秘的礼物

·小说连载

家族阴谋

(13)

■文/永城

客户翻脸要换人,老方受命赴东莞

“黄美珠名下没有车。最近三天也没有任何叫做黄美珠的人在东莞或深圳租过车。黄美珠在建行和工行各有一张信用卡,但这三天都没有过消费。她的手机关机了。三天内没有任何通话或短信!”

高级调查师老方规规矩矩站在Steve办公桌边,两只手摆在身前,好像个背书的小学生。

老方快一个月没正经项目做了,好不容易有个活儿,必然尽心尽力。自早八点从Steve那里接到任务,他已把自己在“电话访谈间”里关了两个小时。那是一间特殊的房间,被隔音板隔成许多封闭的小室,室内配置ip电话和录音设备。这是GRE转供调查师打匿名电话设计的。这种工作老方最拿手。其实老方并没有特殊资源,但他有些特殊手段和技巧:如果打给租车公司,他会说:是租车公司吗?我老婆租了一辆车,可她刚刚出了事故!她叫黄美珠!如果打给信用卡公司,他又会说:我信用卡三天前丢了!我不记得卡号!我叫黄美珠——老方很会学女人说话,隔着电话听不出问题。

“机场和航空公司呢?”Steve端坐在办公桌后,手握电脑打开了放在面前。

“附近机场都联系过了。深圳宝安、广州白云、珠海金湾,都查过了。三天内没有叫做黄美珠的人搭乘航班离港。不过……”老方沉吟片刻,突然压低声音,“深航有个给黄美珠订的座位,ZH9003,后天夜里11点25分,从深圳飞曼谷!”

“所以,黄美珠还在东莞?”

“估计是!”老方用力点头,得意之色溢于言表。

“立刻订机票。越快越好!”Steve把目光转向电脑屏幕。

“一张还是两张?”老方知道这项目不容易,按照惯例,Steve是该同行的。

Steve眉间却隐隐一抖:“订你自己的票就好。”

老方连忙点头,可没敢吭声。Steve眉间的细纹虽然轻得难以察觉,但以老方对Steve的了解,他心里说不定已经风云突变了。

果然让老方猜中了。Steve的电脑屏幕上显示苏珊刚刚发来的邮件:

“客户说不希望你参与这个项目了。我知道不是你的问题。但你暂时不必去东莞了,我替你去见客户。但项目还是要你负责。OK?”

当然OK,没第二个选择。Steve倒是并不感到特别意外。李约翰和司机阿强的态度早都打了伏笔。Steve其实并不十分在意。成败的关键时刻,他无所谓再多做一次嫁衣——出色完成东莞项目,不必在意客户把功劳给谁。GRE的总裁早把苏珊拉上同一条船。另一条船上的尼克不会在意客户反馈。再说像李约翰这种自以为优越的香港人,多得罪一个又有何妨?

老方仍站在Steve办公室里不动地方,这间公司里就他最了解二老板:Steve必定是遇上了不顺心的事儿。此时不能多言,退下当然也不成,因为Steve并没发话。既然让他飞速去东莞做实地调查,是不是还要再嘱咐些什么?

“我没别的线索。”Steve仿佛隔着电脑也能看穿老方的心思。

“得勒!那我这就买票走人!”老方嘻嘻一笑,转身走人。没线索就没线索吧!又没说必须查出什么才能拿到出差补贴。老方刚到门口,背后却突然又传来Steve幽幽的声音:

“注意银河的司机阿强。还有青林雅墅。其他的,会在公共邮箱里。”

老方赶忙再转回身,又狠狠点了点头。

Steve还全神贯注地注视着电脑,在键盘上敲出一串短促之声。那是给苏珊的回复:“Understood”。对老板要绝对服从,不说废话。祸从口出——人类社会的大公理,更加适用于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。同理:对老方也不必多语。仅从做项目而言:最终报告就是一个完整的拼图游戏。调查师负责局部,项目经理负责“总装”,关键的几片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Steve目送老方离开,自己则走出公司。午餐时间还没到,电梯里空无一人。

Steve却突然有一种预感。

预感果然成真了:李怀安微笑着站在电梯门外:“今晚有时间吗?老朋友,叙叙旧!”

下期关注:老方秘访美珠家,老友叙旧话不和